全梁文/卷六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六十七

任孝恭 謝郁 黄士龍 大士傅弘 王曼穎 沈績 褚洚 宗士標 庾元威 王琛 王鼓

卷六十七

任孝恭

孝恭字孝恭，临淮临淮人，为奉朝请，进司文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太清二年死侯景之难，有集十卷。

为羊侍中让表

抟风扇融，不觉高升，击水扬　，遂迷远大。犹愿长城巨防，射鲁仲之书；白羽朱旗，振武安之瓦，深入五千，张空拳以报主；横行十万，勒燕岭而酬君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〉

为汝南王檄魏文

夫大盗移国，终继枭翦之诛；凶狡凭陵，必致歼夷之戮。所以董卓称乱，徒藉群雄之手；王莽偷安，卒成光武之业。故市耀脐灯，府传饮器。我有魏今临一境，卜世相承，保乂黔黎，事逾年祀。尔朱荣胡貊遗种，边塞是居，奸宄妄才，凶愚丑类，茹备餐腥，本非人品，依随水草，取类马牛，而包藏祸图，窃怀反噬。遂长驱种落，用袭我周南，率彼猷豪；侵陵我河县，所以流离播越，亟淹星纪，仰慕园陵，俯伤黎庶。遂得式仰唐朝，宣奉舜阙。梁大皇帝功逾五帝，道迈三王，负扆当轩，平章百姓，垂拱而治，协和万邦。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，董率前锋，扬旌致讨，先取滑台，鼓行金谷，关东英俊，河北雄才。痛桑梓沦芜，室家颠殒；饮气吞声，志申雠怨。士各怀归，民思父母。表里

符契，神灵响集。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。锋刃所裁，幸勿罹梁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八〉

为何敬容移报东魏文

侍中宣惠将军尚书左仆射何敬容报魏执事，成汤二十七征，志唯静难；轩辕五十二战，义在拯民。既异时而同致，信殊政而一揆，岂其黜武以穷兵，宁为伏威而尊大。我皇帝降兹仁圣，承彼百王，负扆君临，不以四海为贵；冕旒日昊，常以百姓为心。同二仪以覆载，一六合而光宅，德□羲昊，道迈唐虞。谅开关之一君，信典谟而莫拟。均心彼我，等悦怨亲，物有常怀，人无异念。自北阙纷扰，河洛沸腾，牝鸡索家，萧墙起衅，事似谭尚，义类阙沈，竞寻干戈，民无定主，侯马泣师，月陈庭厩，裹粮请救，日填阙下。单民有时雨之望，遗黎兴　后之悲。诚感仁恕，理恻皇慈，任好璅璅，纳二晋君。小白区区，存三亡国，况我朝廷，宁忘拯救。是以命师薄伐，至於伊川，云旗屡张，非为玩武，钲鼓载陈，岂尚威力？汤武不祀，周有义兵，区夫是雠，尺土非利，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，九拒九攻，终劳率土，纳隍之肤，无忘寝食。李陵失律，催身晋阳；获彼来移，文见委曲。知魏当壁得人，龟兆有主，作相惟贤，栋梁克室。欲偃兵戎，式敦邻好，九皋既响，唳天已闻。铜山一启，灵锺斯应。矧乃出其言善，千里莫违，嘉言孔昭，良以收纳。且敌怨敌惠，不在後嗣；亡羊补牢，亦所未失，移至之日，辄以奏闻。即蒙诏可，不爽来意。行符缘边，偃兵解甲。庶烽火不警，边亭息侯，征夫舍刁斗之勤，处妇无愤望之志。寻常不争，农又桑是务；分灾恤患，继好息民，剩余在此岁久，情无疑难，还使赍移，报彼来怀。〈《文苑英华》六百五十〉

答魏初和移文

盖闻轩辕五十二战，义在拯民；汤武二十七征，本惟静难。明异时而同致，信殊政而一揆。我皇帝屈兹上圣，承彼百王，卷六合而包容，弘二仪而覆载。照高日月，泽富云雨。值魏氏纷纶，亟离星晷，竞寻干戈，争以兴废。王无卒岁，相不浹辰，只马泣师，月陈庭阙。里粮请救，日款关扉。故屡动云旗，再驱苍兕，同小白之存亡，等任好之继绝。匹妇是雠，尺土非利。然百战百胜，犹苦四民；九拒九攻，终劳万姓。纳皇之念，无忘日昃。李陵失律，暂摧羽鳞。同孟明之反秦，似荀　之归晋，并赍来移，闻之委曲。知彼当壁得人，兆龟有主，欲偃兵戈，式敦雅好。鹤鸣九皋，戾天已响。出其言善，良以欣然。辄勒缘边屯戍，各息烽警，旌旗昼卷，刁斗夜停。混鸡戍于四邻，接桑麻于二境。〈艺文类聚五十八，案此与《文苑英华互异。〉

辞县启

但以执笏丹墀，累飞庭叶。垂缨禁里，屡改栏花。顾慕阶墀，不愿违奉。不使恋主之心，施于犬马，倾日之志，偏在葵藿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〉

谢赍钱治宅启

绳枢断续，薄雨已倾。席户穿阑，微风自卷。不悟恩隆问舍，降自天造；事深更宅，乃被庸微。跪条可授，毁垣再筑。遂得窗临上路，户望东家。人悦爽垲，里惊轮奂。门学于公，逆容驷马。巷均王睿，豫拟幡旗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十六〉

谢裙襦启

加以庭阙桑麻，室空机杼，床无暖席，桁靡悬衣。值蓬卷北郊，雁飞南浦。雪暗河阴，冰生海岸。而绳带屡尽，苦风霜之切，弊履恒穿，践泥沙之冻。自怜袖短，虽内手而犹寒，每恨衣轻，徒敛襟而弥怆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十七〉

谢示围棋启

隐雷自天，昆虫已听，浮阴在汉，柱础先沾。笑古人之不工，知前事之已拙。既妙藉手传，乃事因辞见，微而能显，婉以成章，孝恭人实下愚，才归未品，效颦丑反，学步蹇归。文业未彰，武功已坠，内愧齐竿，外羞鲁服。滥出簪缨，非增後车之数；谬颁计食，空贵长安之米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四〉

为李庆州孟坚使与覃无名书

昔陆贾皇华，定交知于南越；长卿披绣，通夷险于夜郎。故传美于往书，流芳于篆素。足下南中盛族，岭表豪门，籍誉既深，承芳已旧。但道旷风云，论平生而是即；江山间阻，衔杯酌以何因。空想神魂，徒劳萝寐，仆世禀威仪，门勒锺鼎，提戈海岳，推毂数千。逮我不才，无兼文武。鸿私弗替，应兹阃外。麾盖所临，实宣慈造。足下刺举一隅，同奉家国，进止之宜，实俟高算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三〉

武帝集序〈文佚〉

多宝寺碑铭

宝传兹日，法像斯时。瞻风侯景，石陛开基。准绳秋子，取则迦夷。业隆千载，道盛一期。上当星纪，下接莲峰。还瞻朱阁，却昔青松。朝云暧暧，夕雾溶溶。阶通兽迹，径有禽踪。衣移峻岳，锡叩飞泉。土木绨锦，玉石雕镌。宝阶云构，绮壁霞鲜。莲舒藻井，芰绕兰椽。法堂每谊，禅室恒静。藏韬仙说，台含佛影。叶下秋林，烟生春岭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七〉

祭杂坟文

惟尔冥然往代，求圆石而无名。邈矣违年，讨方砖而不记。封树遭殄，谁别羽商之家；坟垄倾回，终迷庚癸之向。近创此伽蓝，实须泥丸，命彼硕人，置兹顿邑。不谓纶绳所用，遂毁牛之基。锹锸所侵，爰伤马鬣之势；重使翠幕临风，佳城见日。昔灵沼枯骨，周王改以衣冠；广武横尸，汉主加其轪棺。辄勒彼山虞，覆颓隍于旧趾。命兹匠者，修反壤于故林。还蚁结之文，依似坊之势，幸得宜阳大道，无变无移。京兆长阡，勿回勿徙。庶幽魂游止，践昔径而不疑。涂车往还，瞻旧辙而犹在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〉

赛锺山蒋帝文

尝闻河南少雨，汉主避其正殿；许下辍润，魏后，计彼尘书。和气乖运，阴阳舛互。风至若汤，云生犹火，速能制兹东井，告彼南箕。水满毕星，气冲卯地，使君子有亹亹之心，耕夫无戚戚之念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一百〉

谢郁

郁，会稽人，为豫章世子侍读，有集五卷。

致书戒何敬容

草莱之人，闻诸道路，君侯已得瞻望朝夕，出入禁门，醉尉将不敢呵，灰然不无其渐，甚休，甚休，敢贺于前，又将吊也。昔流言裁作，公旦东奔，燕书始来，子孟不入。

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，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。且曝鳃之鳞，不念杯杓之水；云霄之翼，岂顾笼樊之粮。何者？所托已盛也。昔君侯纳言加首，鸣玉在要，回丰貂以步文昌，耸高蝉而趋武帐，可谓盛矣。不以此时荐才拔士，少报圣主之恩；今卒如爰丝之说，受责见过，方复欲更窥朝廷，觖望万分，窃不为左右取也。昔窦婴、杨恽，亦得罪明时，不能谢绝宾客，犹交党援，卒无後福，终益前祸。仆之所吊，实在于斯。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，未必皆感惠怀仁，有灌夫、任安之义，乃戒翟公之大署，冀君侯之复用也。夫在思过之日，而挟复用之意，未可为智者说矣。君侯宜杜门念失，无有所通，筑茅茨于锺阜，聊优游以卒岁，见可怜之意，著待终之情。复仲尼能改之言，惟子贡更也之譬。少戢言于众口，微自救于竹帛。所谓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」如此，令明主闻知，尚有冀也。仆东皋鄙人，入穴幸无衔窭，耻天下之士，不为执事道之，故披肝胆，示情素，君侯岂能鉴焉。〈《梁书何敬容传》〉

黄士龙

士龙师事庾承先。

为先师让刺史湘东王赠赙

先师平素，食不求饱，衣不求轻。凡有赠遗，皆无所受，临终之日，诫约家门，薄棺周形，巾褐为敛。虽蒙赍及，不敢轻承教旨；以违平生之操，钱布辄付使反。〈《南史》七十六，《庾承先传》。〉

大士傅弘

弘，一作翕，义乌县双林乡人，舍宅为寺，栖止终身，天监六年迎为讲师。

致武帝书

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。今欲修上中下善，希能受持。其上善略以虚怀为本，不著为宗，亡相为因，涅槃为果。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，治国为宗，天上人间，果报安乐。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，胜残去杀，普令百姓，俱禀六齐。今闻皇帝崇法，欲伸论义，未遂襟怀，故遣弟子傅　往驰书告白。〈《续高僧传》，《景德傅灯录》。〉

心王铭

观心空王，玄妙难测。无名无相，大有神力。能灭千灾，成就万德。体性虽空，能施法则。观之无形，呼之有声。为大法将，心戒传经。水中盐味，色里胶青。决定其有，不见其形。心王亦尔，身内居停。面门出入，应物随情。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了本识心，识心见佛。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。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。欲得早成。戒心自律。净律净心，心即是佛，除此心王，更无别佛。欲求成佛，莫染一物。心性虽空，贪瞋体实。入此法门，端坐成佛。到彼岸已，得波罗蜜。慕道真士，自观自心。知佛在内，不向外寻，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，心明识佛，晓了识心，离心非佛，离佛非心，非佛莫测，无所堪任。执空滞寂，于此漂沈。诸佛菩萨，非此安心。明心大士，悟此玄音。身心性妙，用无能改。是故智者，放心自在。莫言心王，空无体性。能使色身，作邪作正。非有非无，隐显不定。心性虽空，能凡能圣。是故相劝，好自防慎。刹那造作，还复漂沈。清净心智，如世黄金。般若法藏，尽在身心。无为法宝，皆浅非深。诸佛菩萨，了此本心。有缘遇者，非去来今。〈元释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云，昭明太子问大士何不论义。答曰，菩萨所说，非长非短，非广非狭，非有边，非无边，如如正理，复有何言，尝著《心王铭》一篇。〉

王曼颖

曼颖，太原人。〈见南平王伟传，南史作平原人。〉有《补续冥祥记》一卷。

与沙门慧皎书

弟子孤子王曼颖顿首和南。一日蒙示所撰《高僧传》，并使其绮摭。力寻始竟，但见伟才。纸弊墨渝，迄未能罢。若乃至法既被，名德已兴。年岁五百，时经六代。自摩腾、法兰，发轸西域，安侯、支谶，荷锡东都。虽迹标出没，行实深浅。咸作舟梁，大为利益。固宜缁素传美，铅椠定辞。昭示後昆，揄扬往秀。而道安、罗什，间表秦书，佛澄道进，杂闻赵册。晋史见舍，复恨局当时；宋典所存，颇因其会。兼且捻出君台之记，糅在元亮之说。感应或所商擢，幽明不无梗概，泛显旁文，未足光阐。间有诸传，文非隐括。景兴偶采居山之人，僧宝偏缀游方之士，法济唯张高逸之例，法安止命志节之科。康泓专纪单开，王季但称高座，僧瑜卓尔。独载，立畅超然孤录。唯释法进所造，王巾有著。意存该综，可擅一家。然进名博而未广，巾体立而不就。梁来作者，亦有病

诸。僧祐成兰，既同法济之责；孝秀染毫，复获景兴之诮。其唱公纂集，最实近之，求其鄙意，更恨烦冗。法师此制，始所谓不刊之笔。绵互古今，包括内外。属辞比事，不文不质，谓繁难省，玄约岂加，以高为名。既使弗逮者耻，开例成广，足使有善者劝，同之二三诸子。前後撰述，岂得洁长量短，同年共日而语之哉。信门徒竟无一言可豫，市肆空设千金之赏。方入篋龙函，上登鳞阁，出内琼笈，卷舒玉笥。弟子虽实不敏，少尝好学，顷日尪馀，触途多昧。且获披来帙，斯文在斯，钻仰弗暇，讨论何所。诚非子通见元则之论，良愧处道知休弈之书。徒深谢安慕竺旷风流，殷浩惮支遁才俊耳。不见旬日，穷情已劳。扶力此白，以代诉尽。弟子孤子王曼颖顿首和南。〈《梁高僧传》十四〉

沈绩

绩，吴兴人，建安王外兵参军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弟子绩和南。垂示敕答臣下《神灭论》。伏深欣跃，弟子窃惟道不自弘，弘实由人，人须其识，识须共位。《周易》所称，圣人大宝曰位，岂其意乎。然或位而不人，或人而不位，三者云备，其理至难。故宣尼绝笔于获麟，孟轲反身于天爵，诚无其位也。呜呼，真化殆将沦汲。今天子以仁圣盛明，据至尊之位，盖层山可以众煦飘，其和不可移也。钟鼓可以鸡狗乱，其鸣不可闻也。将使惵惵黔首，济其长夜。自非德合天地，谁能若斯？弟子早沐虚风，既闻之矣。然而燕雀之集，犹或相昏，飞蓬之门，尚自交构。圣旨爰降，辞高理惬，敦以人天之善，诫以莫大之刑，一言作训，内外俱阐。夫以孺子入井，凡民犹或伤之，况乃圣慈御物，必以恻隐为心邪。能指白马之非白，犹见屈于中庸，至于神享机外，志存弘化，魍魉摧其颊舌，焉足道哉，神牍天赍，本非窥观。遂能存示，用惭寡德。弟子沈绩和南。〈弘明集十。〉

立神明成佛记注序

夫神道冥默，宣尼固已绝言；心数理妙，柱史又所未说，非圣智不周，近情难用语远故也。是以先代玄儒，谈遗宿业，後世通辨，亦沦滞来身。非夫天下之极虑，何得而详焉？故惑者闻识神不断而全谓之常，闻心念不常而全谓之断。云断则迷其性常，云常则惑其用断，因用疑本，谓在本可灭。因本疑用，谓在用弗移，莫能精求，互起偏执，

乃使天然觉性。自没浮谈，圣王禀以玄符，御兹大宝。觉先天垂则，观民设化，将恐支离诡辨，构义横流，徵叙繁丝，伊谁能振，释教遗文，其将丧矣。是以著斯雅论，以弘至典。绩早念身空，栖心内教，每餐法音，用忘寝疾，而暗情难晓，触理多疑。至于佛性大义，顿迷心路，既天诰远流，预同抚觐，万夜获开，千昏永曙，分除之疑，朗然俱澈。窃惟事与理亨，无物不识，用随道合，奚心不辨。故行云徘徊，犹感美音之和；游鱼踊跃，尚赏清丝之韵。况以入神之妙，发自天衷。此臣所以舞之蹈之，而不能自已者也。敢以肤受，谨为注释。岂伊锥管，用穷天奥。庶幾固惑所释焉。〈《弘明集》九〉

褚洧

洧，爵里未详。

芳林园甘露颂

福以德彰，庆沿业皎；矢弘兹嘉露，因祥特表。翻润星夕，流甘月晓，奇越雕氛，珍逾素鸟。至道伊融，大化斯肇。惟此大化，实感天眷。降液丹墀，飞津绮殿。九服依风，八荒改面。敢述朦词，式旌舞忭。〈初学记二《天部》露五。〉

宗士标

士标，爵里未详。

孝敬寺刹下铭〈并序〉

夫妙觉灵远，随方应现，衣瓶影迹，资以护持。发爪齿牙，咸能利益。孝敬寺者，公上琎为亡母杨叔女之所立也。波斯请生，悲号靡赎，日磾观画，泣血宁追。即以三从之居，建为伽蓝之地。旧并无迁，乔木犹在。前瞻绮陌，却背青门。宝殿霞临，长廓雾绕。寺初欲竖刹，导仓令鉏昙诞忽有双舍利降之。放光满室，止取得一舍利。　讫就昙诞云：巳奉送还台。于御前分身为六，後数日中夜，忽闻钟鸣，惊视，复得一舍利，寺主茜法师梦人谓之曰：「法身寻降，俄而昙诞送舍利，并诸处所送，其数有八，大同六年太岁庚申五月十五日壬戌建刹，四众园绕，歌呗成群，采凤珠幡，含风曜日。与大地而长存，随贤劫以永久。乃作铭曰：置智绝境，应有权归。譬空无迹，指日齐晖。宝舟潜运，法雨随机。分形散体，调御归依。聿造应真，规摹踊现。雕饰彪炳，丹青葱茜。

写彼金园，图兹绀殿。猗欤清信，惇孝斯在。追慕恺风，安亲慧海。福善随积，薰修无改。陵移谷徙，暑往寒来。衣　化贞石，池变深灰。长辞八难，永离三灾。众生有尽，誓愿无回。〈《古刻丛钞》〉

又志

梁大同六年太岁庚申五月十五日壬戌菩萨戒弟子公上　奉为亡母杨叔女舍所居宅□僧伽蓝。皇帝□赍名孝敬寺，愿诸佛菩萨，龙天□神，常加护卫，寺舍安立。僧众□□证明弟子　建立功德，藉此善根，七世久远，眷属冢墓宁帖□亡殃　主永使断绝，同生□方无量寿国，沐浴□□□□□通寤无生忍，六道四生，皆得解脱，其登菩提，入正觉路。现世儿孙长幼，并愿安隐，无馀烦恼鄣碍，□中妙愿，皆翻果遂。〈《古刻丛钞》〉

庾元威

元威，爵里未详。〈《御览》作「唐元威」，未知孰是。〉

论书

所学正书，宜以殷钧范怀约为主，方正循纪，修短合度。所学草书，宜以张融、王僧淡则，体用得法，意气有馀。章表笺书，干斯足矣。夫才能则关性分，耽嗜殊妨大业，但令紧快分明，属辞流便，字不须体，语辄投声。若以已巳莫分，东柬相乱，则雨王妙迹，二陆高才，顷来非所用也。王延之有言曰：勿欺数行尺牍，即表三种人身，岂非一者学书得法，二者作字得体，三者轻重得宜，意谓犹须言无虚出，斯则善矣。近何令贵隔，势倾朝野，聊尔疏漏，遂遭十秽之书。今聊存两字书曰，有寒士自陈简於掌选诗云：「伎能自寡薄，支叶复单贫。柯条滥垂景，木石讵知晨？狗马虽难画，犬羊诚易驯。效频终未似，学步岂如真。实云朝乱绪，是曰數彝伦。俗作于兹混，人途自此沌。」离合之诗，由来久矣，不知讥剥，爰加称赞，是其第六秽也。近来贵宰，于二品清宦进，不假手作书，而笔迹过鄙，无法度，彼恭拜、忽云，永感答人借车，还白不具，真本流传，合朝耻辱，是其第七秽也。以此而言，书何容易，且梁制与平吉人笺书，有坏怀语者，不得答书。许乃告绝，私吊答中。彼此言感思乖错者，州望须刺大中正处，入清议，终身不得仕，盛名年少，宜留意勉之。余见学阮研书者，不得其骨力婉媚，唯学挛拳委尽。学薄绍之书者，不得其批研渊微，徒自经营险急，晚途别法，贪省爱异，浓头织尾，断

腰顿足，一八相似。十小难分，屈等如匀，变前为草，咸言祖述王萧。无妨日有讹谬，星不从生，籍不从耒，许慎门徒。居然け噱，卫恒子弟。宁不伤嗟，诖误众家，岂宜改习。书字之兴，由来尚矣。沮诵仓颉，黄帝史也。周宣玉时，柱下史史籀，始著籀书，今六人之法虽存，十五之篇亡矣。及秦相李斯，破大篆为小篆，造《仓颉》七章，中车府令赵高，造《爰历》六章，太史胡毋敬，造博学七章，後人分五十五章，为三仓上卷，至哀帝元嘉中，扬子云作训纂，记滂喜，为中卷。和帝永元中，贾升郎更续记彦均，为下卷。皆是记字，字出衙人，故人称为三仓也，夫苍雅之学，儒博所宗，自景纯注解，转加敦尚，汉晋正史及古今字书，并云《仓颉》九篇，是李斯所作。今窃寻思，必不如是，其第九章论豨、信、京、刘等，郭云：「豨、信是陈豨、韩信，京刘是大汉，西土是长安。」此非谶言，岂有秦时朝宰，谈汉家人物，牛头马腹，先达何以安之？江左硕儒相系，梁初复有任昉及沈约，悉未有讥驳，余忽横议，实不自许，敬俟明哲，定其可否。而字韵集《方言》《广雅》，凡录字者十有四家，许穿凿贾氏，慎乃奏《说文》，曹产开振许侯，爰成《字苑》。《说文》则形声具举，《字苑》则品类周悉，追悟典坟，字弗全体。《周礼》以鸡斯为笄纟丽，《礼记》以「相近」为「禳祈」。致今众议丛残，音辞　　互，盖由程邈变隶，流传未一。郑公《诗谱》，颇显其源，且书文一反，草木相从，凡五百六十七部，合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五字，即曰世中所行，十分裁一，而今点画失体，深成怪也。近有居士阮孝绪，撰《古今文字》三卷，穷搜正典，次丹阳五官丘陵，撰《文字指要》二卷，精加谪发，惟此两书，可称要用。余以值明师，留心字法，所以坐右作午疆宇，不依羲献妙迹，不逐陶葛名方作，莼羹不敦晋书，不循韵集，爰以浅见，轻述字府，自谓此文，或均萤露。齐未王融，图古今杂体，有六十四书，少年崇仿，家藏纸贵，而凤鱼虫鸟，是七国时书。元常皆作录书，故贻後来所诘。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，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，合成百体，其中以八封书为一，以大为两法，径文一字，方寸千言，大上止传可尔。鬼书惟有业杀，刁斗出千古器，尔毐繇乎内典，散隶露书，终是飞曰。意谓此等，并非通论，今所不取。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，作百体，间以采墨，当时众所惊异，自尔绝笔，惟留草本而已。春百体者，悬针书，垂露书，秦望汲冢书，金鹊书，玉文书，鹄头书，虎爪书，倒薤书，偃波书，幡信书，飞白篆古顽书，籀文书，奇字，谬篆，制书，列书，日书，月书，风书，云书，星隶，填隶，虫食叶书，科斗书，署书，胡书，蓬书，相书，天竺书，转宿书，一笔篆飞白书，一笔隶飞白草，古文隶横书，楷书，小科书：此五十种，皆纯墨。玺文书，节文书，真文书，符文书，芝英隶，花草隶，幡信隶，锺鼓隶，龙虎篆，凤鱼篆，骐篆，仙人篆，科斗虫篆，云篆，虫篆，鱼篆，鸟篆，龙篆，龟篆，虎篆，鸾篆，龙虎隶，凤鱼隶，麟凤隶，仙人隶，科斗隶，云隶，虫隶，鱼隶，鸟隶，龙隶，龟隶，鸾隶，龙文隶书，龟文书，鼠书，牛书，虎书，兔书，龙草书，蛇草书，马书，羊书，猴书，鸡书，犬书，豕书，

此十二时书，已上五十种，皆采色。其外复有大篆、小篆，铭鼎摹印，刻符石经，象形篇章，震书倒书，反左书等，及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，所谓嫌素书，简奏书，笺表书，吊记书，行押书，楫书，稿书，半草书，全草书，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，刚舍之外，所存犹一百二十体。张芝始作一笔飞白书，此干井等字为妙，所以唯云一笔飞白书，则无所不通矣。反左书者，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，余见而达之，于是座上酬答诸君，无有识者，遂呼为众中清闲法。今学者稍多，解者益寡。敬通又能一笔草书，一行一断，婉约流利，特出天性。顷来莫有继者。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卓绝，王元长颇加增定，乃有虞舜獬豸，周穆狻猊，汉武神凤，卫君舞鹤，五城、九井、螺杯、鲁砚、金滕、玉英、玄圭、朱草等，凡二百一十物。余经取其善草、嘉禾、灵禽、瑞兽、楼台、器服可为玩对者，盈缩其形状，参详其动植，制一部焉。此乃青出于蓝，而实世中未有。复于屏风上作杂体篆二十四种，写凡百名，将恐一笔鄟子，凡百屏风，传者逾谬，并怀叹息，世本云：史皇作图，黄帝巨也，。其唐虞之文章，夏后之鼎象，则图画之宗焉。其後绘事逾精，丹青转妙，乃以钉女心痛图鱼獭集，敬君以之亡妇，王嫱由此失身。近代陆绥，足称画圣，所闻谈者，一笔之外，仅可蝉雀。顾长康称为三绝，终是半痴人耳。杂体既资于画，所以附乎书末。〈张彦《法书要录卷二》　又见《御览》七百四十八，有删节。〉

王琛

琛，爵里未详。〈案，《隋书·滕王纶传》，大业初，有术者王琛，距此五十年，盖别是一人。〉

驰书报黄罗汉

吾至梵境，境帖然，前日所言，皆儿戏耳。〈《御览》三百四引《三国典略》，于谨大军次于樊郡。梁主成严，王琬既至石梵，未见我军，乃驰书报黄罗汉云云，罗汉人启，梁主疑之。〉

王彭

彭，绍泰未为中散大夫。

与陈丞相笺

今月五日平旦，于御路见龙迹，自大社至象阙，互三四里。〈《陈书·武帝纪》上、绍泰二年九月壬寅，改年平元年，进高祖位丞相，丁未，中散大夫王彭笺称云云，案此笺距陈受禅仅年馀耳，其人不见于《陈书》，故编人梁末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